

旧小徒

乙集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五 彩 地 圖

各 省 地 圖

奉天 江蘇 直隸 安徽 山東 湖北 浙江 湖南

各 省 明 細 全 圖

每 幅 八 角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直隸 湖北 江蘇 湖南

各 省 全 圖

甲種 二元五角
乙種 二元
丙種 一元二角

湖北 廣東

袖 珍 全 圖

每 份 二 角 五 分

世 界 全 圖

坤輿東西兩半球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坤輿方圖
甲種 二元五角 丙種 八角
世界新輿圖 定價七元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本 國 總 圖

中國全圖 定價四元
中國輿地全圖 一元二角
中國新輿圖 定價五元
中國全圖
甲種 四元五角
乙種 四元
丙種 一元八角

學 校 最 適 用 各 種 暗 射 圖

東半球暗射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乙種 一元二角半
世界暗射圖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半 丙種 一元
中國暗射圖
甲種 三元半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教 育 部 審 定

章士釗著

中 等 國 文 典

一 冊 一 元

〔批詞云〕據呈及中等國文典國文典二書均閱悉、吾國向無文法專書、初等作文、苦無標準、該二書本之西洋文法規律、而純以國文風味出之、徵引詳審、解說明晰、絕無牽強晦澁之弊、其國文典一書、兼論修詞、尤足以資深造、應均准作為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國文教科用書、

師 範 講 義
國 文 典

一 冊 一 角 六 分

戴克敦編

馬 氏 文 通

二 冊 一 元 五 角

馬建忠著 此書本泰西葛郎瑪之例、以九類文字詮譯中國文法、自序謂古今來特創之書、洵非夸語也、

漢 文 典

二 冊 八 角

來裕恂著 上冊文字典三卷、下冊文章典四卷、全書十餘萬言、皆原本經史百家、尤足為參證之助、

中 國 文 典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此書比前二書程度較淺、專供初級之用、選材精當、淺顯明瞭、尤便學者研究、

舊小說

乙集 唐

幻影傳

陳季卿

薛昭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管餓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于肘受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東壁有寢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

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卽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淒風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日將晚。僧尙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

賈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蓆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

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僮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僮。縑二百匹。紫衣又僮而揖。子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幻戲志

蔣防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於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火卽歸闕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於是女子愔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蒞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闕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肺。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常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於上陽宮觀。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躡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亙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翊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旣。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再生記

閻選

張汝 又見宣室志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感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汝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

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塼。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塼於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募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刃。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

桑木爲椁。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椁。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又見廣異記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

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人。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

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尸媚傳

李威

張詠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威。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

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略略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敍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庚 又見續玄怪錄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俄聞履聲漸近。庚屢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間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

豪家。庚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庚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庚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庚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尙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搭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庚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散。盞鏤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

奇鬼傳

杜青蕙

道政坊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乎。何有。李真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正當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魚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僮背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褶襦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蹠。求住不得也。

才鬼記

鄭哲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爲東

宮扶持。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雜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篋。篋作宛轉歌。婢甚羞澀。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篋。篋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綉枕囊。并珮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綉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雅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

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獨孤穆 又見異聞錄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

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敍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尙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旣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恆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
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旣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笋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
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辰。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
悲不自勝者久之。遂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
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

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
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
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
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
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
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
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
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
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
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
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
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
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
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
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
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
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程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程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程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程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繼綫。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程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

與辭訣。旣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程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程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旣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程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程。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程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程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旣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程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程視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遠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尙不暇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己舍。少年貌既妖艷。又

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閱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寶玉 又見玄怪錄

進士王夷勝。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旣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噉茗而出。旣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

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

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於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達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祕言。

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曾季衡又見傳奇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頗觀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竊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閒存歿。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呢。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

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歧。雲鬢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盛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緞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月魄。常遊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妖妄傳

朱希濟

張和 又見酉陽雜俎

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

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郊。一舍入廢園。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卽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觀高門崇墉。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數。四交鬟。撩髻縹若神仙。其舞盃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釧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邊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

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錫。開東牆一穴。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還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旣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訥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睹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無請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

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常爲僕妾。豈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有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靈鬼志

常沂

李陶 又見廣異記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陔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忤。却退。婢

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恥。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留連半載。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遇。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玄之 又見廣異記

高密王玄之。少美丰儀。爲斬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

絕可喜。年十八。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日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後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敍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鏤玉盃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

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楸 又見宮室志

滎陽鄭德楸。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着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鬪薦地。左右施局脚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

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并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室中置紅羅綉帳。衾幃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篋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婢。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幸。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相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讌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尙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

聰。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空

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噫。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不妨。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嚴。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憇。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堯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蕁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

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觀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云。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鄭紹 又見瀟湘錄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此止。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於館舍。逡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旣遂披觀。當去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

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於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既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帶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帶合昏。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帶。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澹

會昌中。進士顏澹。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灑。澹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澹甚喜。每維舟。卽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澹頗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澹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酌。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澹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閭閻。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澹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覺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澹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澹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語竟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澹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

芳後來。潯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潯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潯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讐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渾忘却。潯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膳者。及兵亂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憐某盡忠於主。因使殉瘞。後改瘞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

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蛩。白楊聲盡滅悲風。綵牋曾壁欺江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問望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潯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牕斜。慚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瑞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去。潯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觀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惜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諮訊幽府。嗚咽而別。潯翌日悟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垓。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潯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墓。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靈怪錄

呂生又見宣室志

牛嶠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搵生。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搵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爲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許。雖逾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爲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

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耶。嫗笑曰。君言過矣。君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墮於地。又爲一嫗。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氏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居延部落主 又見玄怪錄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驕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自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

人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麀者。姓衛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俗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梳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等肚飢。臘臘怡怡。皮慢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訖。止殘兩人。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吞吐。人數復舊。骨低甚驚。因重賜資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闢十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棺墓。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十。檻旁有穀麥。觸即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恠。欲舉火焚之。諸

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

王生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傍若無人。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遂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居。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

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裳入門。手執兕計。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籃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孳孳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縷。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

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靄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昇堂。解衣共臥。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木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

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
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
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
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
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
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
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故也。君無
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
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曰。天衣本
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
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
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尙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
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梳一留贈。言明年
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
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
前者使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
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

三秋尙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霄
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
書。意甚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下。由來
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
衣尙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
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
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遂成反目。翰
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梁四公記

梁載言一作張說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仰公。隴偶
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
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
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隴在洞數
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
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曰。此洞穴有
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
浮兩山間穴。豁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

掌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鄉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湖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子闔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

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雷雨。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

隋侯暗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五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隴。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樂府雜錄

段安節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嘹唳。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

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會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也。貞元中有田順。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奇。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

博異記

鄭還古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

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會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勸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親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

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若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問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遞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竝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

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
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
雀。竝依方安焉。於鼻四旁。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
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髻若鵝。素面如玉。迎舟
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遊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
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
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
池中荷菱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紅橋。以通南北。
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
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
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
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
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
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

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
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
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
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弦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
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
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
人問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
其樹花片片落地。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
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
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
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
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
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誌漢陽與錄之。
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
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爲匣。
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
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芳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
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

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微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乎？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瀰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而訊之，曰：瀰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賣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使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竝無人得仙。具以此白謁忠。謁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真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竝休廢。爲守陵使所居。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采之。采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閨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

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之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合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

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躡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家工人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柱山宮。以銀字書之。問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玳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闕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作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扁鑠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

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詠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亦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絲絲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階。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已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

不會有人入。亦並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見言。當爲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於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避於逃民敗室中。尙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言。更能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君知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

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尙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却不得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挈獸爪。衣豹皮褌。携短兵直入室。來擗目電。燧吐血。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問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木師古

遊子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

宿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恠惜於此。而卑吾人於彼。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洒掃。乃實年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備預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於牀頭席下。用壯其膽耳。寢至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沸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來。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幄中。以刀子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牀左。亦更無他。師古復刀子於故處。乃安寢。至四更已來。前扇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問之。爲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衣而起。諸人遂於牀右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爪如銀色。按神異祕經法云。百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化形爲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

爲師古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鍊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

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廁。忽聞廁中云。卽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卽出來。卽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趨不可及。出門無所見。未幾。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恐有火災起。覓術士鎮壓之。當鎮壓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

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餉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僕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

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慄。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霧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尙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鳴而去。四郎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旣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與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

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玉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諱。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憊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袈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袈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譎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馬奉忠

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行營爲恒陽所殺。忠憲含弟之讎。聞恆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胫肉。歸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門。忠憲出見。自云馬奉忠。忠憲與坐。問所須。答何以苦剖我心。剖我肉。忠憲曰。汝非鬼耶。對曰。

是忠憲云。我弟爲汝逆賊所殺。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報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陽寇。是國賊。我以死謝國矣。汝弟爲恆陽所殺。則罪在恆陽帥。我不殺汝弟。汝何妄報。吾子不聞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報衆讎。則汝讎極多矣。須還吾心。還吾性。則怨可釋矣。忠憲知失理云。與汝萬錢可乎。答曰。還我無冤。然亦貴公歲月可矣。言畢遂滅。忠憲乃設酒饌。紙錢萬貫於資聖寺。前送之。經年。忠憲兩胠漸瘦。又言語倒錯。惑亂如失心人。更三歲而卒。則知志於報仇者。亦須詳而後報之。

閻敬立

與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鯁澁。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旣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尙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

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俶同殮。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俶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俶又具饌。亦如法。俶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卽却迴。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已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却迴百餘步。置略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頽毀。敬立却迴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孺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

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觀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

蘇遇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遇。恹恹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遇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鏹。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遇下階中庭。呼爛木曰。叫汝者誰。對曰。金精也。合屬君。遇曰。金精合屬我。緣沒敢叫喚。對曰。不知。遇又問。承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明。更無事。遇乃自假鍬鍤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兩日。近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

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遇乃自思。我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修德亦可禳之。沈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遇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吾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櫻。雷氏之劍。何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况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

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潔。俄而報益。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雨火中。半下。書生之宇。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廓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爲戒矣。

呂鄉筠

洞庭賈客呂鄉筠。常以貨殖販江西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卽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筠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

筠飲之數盃。老父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筠素所耽味。起拜。願爲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邱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纏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沉澹。魚鼈跳噴。鄉筠及章僕恐聳。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謂鄉筠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遂掉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筠十

旬於筠山伺之。終不復見也。

岑文本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奏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開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答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

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恭禮

闕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雖闕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備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遺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于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

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峨鬢垂髮。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簾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問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帳而來。步庭月數匝。却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擲。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爆然而中。手墮下。擲體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

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餐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卽歸闔鄉。卽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夜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鄭潔

鄭潔本祭陽人。寓於壽春郡。嘗以假攝丞尉求食。婚李氏。則善約之猶子也。潔假攝停秩。寄跡安豐之里。開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於空云。且更乞從容。須臾間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號慟。呼醫命巫。竟無效者。唯備死而已。至五更。鷄鳴一聲。忽然迴轉。衆皆驚捧。良久。口鼻間覺有噓吸消息。至明方語云。鬼兩人把帖來追。初將謂州縣間。猶冀從容。而俄被使人曳將。怕懼行亦不覺甚難。至一城郭。引入見一官人。似曹官之輩。又領入曹司。然讀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劉。是丈夫。有妻曰馬氏。馬氏悍戾。劉乃殺而別。

其腹。令馬氏無五藏。不可託生。所訴者馬母。某便告本司云。若欲得馬氏託生。卽放某迴。盡平生所有。與作功德。爲計卽可也。若今追某。徒寘於無間獄。亦何裨於馬氏哉。本司云。此則自辨之。須臾馬氏者到。李恐馬氏無禮。遂對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對之。官人問馬氏曰。何如。馬氏曰。冤係多年。別罪受畢。令歸生路無計。伏取裁斷。李氏又云。且請檢某算壽幾何。若未合來。卽請依前說。若合命盡。伏聽處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須臾一主者抱案入。云。李未合來。昨追時已檢訖。須臾更檢。檢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間。本司云。且令隨衙勘責。夜則放歸耳。彼處欲夜。所司放出。似夢而歸也。自是人間日暮。追使卽來。鷄鳴卽放。迴如常矣。鄭雖貧苦。百計祇待來使。三五日後。使人慙謝鄭曰。百味之物。深所反側。然不如賜茶漿水粥耳。茶酒不如賜漿水。又貧居之易辨。自是每晚。則備漿水及粥。紙錢三五張。月十日後。每來皆語言商議。出拔李氏。李氏初每歸來。並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許。微說冥間事。常言人罪之重者。無如枉法殺人而取金帛。又曰。

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間饑寒。如有餘。卽分錫類。更有餘。則救街衢間也。其福最大。鄭君兼憑問。還往問一人。壽命官衙迴報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壽。已欲盡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卽得終此秩。若踵前則不離任矣。又云。每燒錢財。如明日欲送錢與某神。祇卽先燒三十二張紙錢。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獲矣。如尋常燒香。多不達。如是春秋祭祀者。卽不假告報也。其燒時。輒不得就地。須以柴或草薦之。從一頭以火爇。不得剔其錢。卽不破碎。一一可達也。至八月中。李却迴。忽喜曰。已有計可脫矣。鄭詢之曰。奈何。然須致紙錢三五萬。令他行下可矣。鄭乃求於還往一邑官吏。並知之。共與同力。依言救之。後數日。方肯說。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殺人者。冥司勘覆未畢。且取彼五藏。寘諸馬氏腹。令脫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畢。所言受罪。亦不見其餘。但拷問科決而已。又嘗言當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時更無差謬。又鄭君自云。某卽合得攝安豐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爲崔中丞邀攝安豐縣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

後更免其追呼矣。鄭君自有記錄四十餘紙。此略而言也。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鞠。味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鞠。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卽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泊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遠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

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觀。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兢之轉切也。

集異記

徐佐卿

薛用弱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欬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懋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蒼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日。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視挂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裴琪

裴孝廉琪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塞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願琪有仁色。琪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琪曰。琪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琪許約。因願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騖。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琪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瞑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琪之弟妹。張燈會食。琪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琪自外至。卽又不聞。琪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琪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願謂卑小曰。琪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琪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琪。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鞭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啟事。裴琪孝廉命。

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應迴借馬送歸。以爲獻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褰韉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資莊。褰韉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事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颺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禽獲發冢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於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繹繼於內。穎士驚曰。斯二子非仙則神。因

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服。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邱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賈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

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

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歔歔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

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釋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沈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裴通遠家女

憲宗遷葬於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

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媿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旣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采。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殺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杜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局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姓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

州闐闐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纏。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置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瘡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非鬻伎者也。不願而去。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醉。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

召之。庭訓入。依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卽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窮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某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坦古埏。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

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泊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穢。正衙之東街。南北三巨門對啟。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卽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尙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簾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卽令夢致奠二

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卽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蹶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卽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遯。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後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

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于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縣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爲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範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卽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絕無瘳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卽爲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

得楚寶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寶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寶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卽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寶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因爾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寶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遠舍徧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確程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

阿走師

阿走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闔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攀手足。復憐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走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闔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走久之。

謂臻曰：「汝冤未散。尙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踈疎之際。阿走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走願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奚樂山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轂。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斤。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啟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

無失。衆共驚駭。卽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

鄔濤

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願降於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席將爲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爲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勿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

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洒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洒之。於是遂絕。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爲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頗知之。開元五年秋。安遊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艷。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卽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窗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他室。乃詐爲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窗而出。徑入一山嶺。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座。安復騎籠。卽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

日常挈餅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悅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戶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里。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妾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也。既而友章秉燭就榻。卽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歎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復本形。因大恠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恆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日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爲鬼使所錄。擄妾鐵杖百。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已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

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爲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嘉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蒼。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而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卽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

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列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護之。雖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以湯飲灌之。卽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之於越客。卽遣羣婢具以此詢德容。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尙有存者。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廬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廬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廬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廬眉人曰。某

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我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贖。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子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蹙。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蓬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

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嘉陵江巨木

閬州城臨嘉陵江。江之澚有烏陽巨木，長百餘尺，圍將半焉。漂泊搖撼於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閬之耆舊相傳云：堯時汎洪水而至，亦靡據焉。襄漢節度使渤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書舍人牧閬中，下車未幾，亦嘗見之。固以爲異矣。忽一日，津吏啓事曰：江中巨木由來東首。去夜無端翻然西顧。高益奇之。卽與賓寮逕往觀焉。因廣召舟子泊軍吏羣民輩，則以大索羈而出之。初無艱阻。隨拖登岸。大半之後，屹而不前。雖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復如前時。自是日曝風吹，儼然沙上。或則寺僧欲以爲窳塔波之獨柱。或則州吏請支分劑。厠以備衆材。高以奇偉異常，皆莫之許。每擬還之於江。

但慮勞人，逡巡未果。開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於開元觀。寮吏畢至，高欲因衆力得共牽復其木焉。及至，則又廣備縻索，多聚勇力，將作氣引拽之際，而巨木因依假藉，看自轉移。輕然已復於江矣。距江尙餘尺許，欻然驚迸百支，巨索皆如斬截。其木則沿洄汨沒，徑去絕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隱。高遣善泅者數輩，遽往觀之。江水清澈，毫髮可見。善遊者熟視而迴，皆曰：水中別有東西二木，巨細與斯木無異。適自岸而至者，則南北叢焉。高顧坐客，靡不駭愕。自是則不復得而見矣。有頃，高除諫議大夫，制到詳其授官之日，卽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獲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則那復留意乎轉遷俾之仍舊。

劉元迴

劉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奸，不

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翫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街此術。規師古錢帛。邊巡則謀遜去。爲師古磨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遠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鑄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

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尙未悟。元迴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卽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於市。

鄭詔

鄭詔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詔養一犬。憐愛過子。詔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詔未達之日。已事之。詔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閩中。隋煬帝有使到。詔排馬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詔將欲出。爲犬拽衣不放。詔怒。令人縛之於柱。詔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詔衣。不令去。詔撫

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劍耳。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爲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廉收。以自給。而領二奴。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爲良人。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啓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爲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閣喉。復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爲犬所殺。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敕詔還京。而復雪免。方知其犬之靈矣。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卽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

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卽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旣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卽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翔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而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褻疎。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探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旣任探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欵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

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局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幡然一媼。尅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卽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卽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卽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帽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費雨衣。遽去曰。吾卽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

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頰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卽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卽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賈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遊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入。褒妻有異志於褒。褒莫知之。經歲餘。後褒妻與外密契。欲殺褒。褒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又咬褒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褒醒。見而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

鞫妻以實告。褒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愷之孽子也。性疎狂不愼。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携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況繫之山間。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尙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成。而化爲黃金。因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

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於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弟。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卽不得道。請勿銜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晉公混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晉公不禮。卽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卽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卽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鴈眉美髯。姿狀高古。

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騷。干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於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卽臨以兵刃。械繫甚堅。召至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嘆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攫一鼠。冲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

王瑤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既至瑤心。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卽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

以柱杖畫地。遂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崔韜

崔韜。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去。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潛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子。奇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韜衾。韜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衾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此。故欲託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殞。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奉懼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俱行。月餘復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衣。宛然如故。韜

又笑謂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纔畢。乃化爲虎。跳跳哮吼。奮而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囊中局。盡平生之妙。

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

卒無闕矣。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蹙甚急。卽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原。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儻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卽奔馬謂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廢。然而奉泚甚力。

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人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

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樽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噫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噫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言笑也。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爲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爇。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墮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

能救。乃以擘撲羅曳入於東閣。顛仆之聲如壞牆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啓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爲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啟其戶。而志忠與斑黑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遊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搢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誤入一徑。甚險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既至。見一蝸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長城。訪別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慮爲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當奈何。況又家貧。無好茵席。祇

侍君子不棄。卽聞命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場。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覺其身臥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來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嘔吐。視之。盡青泥也。元佐嘆咤良久。不損其螺。元佐自此棲心於道門。永絕遊歷耳。

丁崑

貞元十四年。申州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具。兵仗坑窰。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爲陷窰。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旣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冒掛樹根。而墜窰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窰。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之一。全崑得索。則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

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願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沈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崑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崑旣得出。遂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況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崑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崑卽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全軀命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窰。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嚙。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崑以圖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崑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族行出境之異。況免掛胃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誠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

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光化寺客

竟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涼天。因闕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異。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歎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卽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織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客因斫之。根本如拱。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啓其重柙。百疊旣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句而斃。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

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填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句。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絨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忘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

會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尙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輓轡自縋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篋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篋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

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

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做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隄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愜快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疫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

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

裴仙

唐裴仙。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於是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泊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衆惑。固非中夜而曉。卽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尙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卽令北訪湘嶺。湘嶺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南至。因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鼈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

時則裴公集寶寮之夕也。

汪鳳

唐蘇州吳縣毗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鳳之妻子泊僕使輩。死喪略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歲。其親戚凋隕。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張勵者。家富於財。羣從彊大。爲邑中之蠹。橫居與忠同里。每且詣曹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幹。而緊銳徹天焉。勵謂寶玉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徙入復晨。望其氣不衰。於是大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盤石焉。去其石。則有石櫃。雕鐫製造。工巧極精。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記七竄。文若繆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卽加鉗鎚。極力開折。石櫃既啓。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鋼護。仍以紫印九竄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無解者。勵折去銅盤。而釜口以絳繒三重。羃之。勵纔揭起。忽有大猴跳而

出。衆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因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族滅。禎明卽陳後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僅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厄塞。貼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尙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尙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聞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

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備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寒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松窗雜錄

狄仁傑

李 溶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郡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

禮甚謹。嘗經其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備。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御史中丞。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效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觀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旬月。餘無聞。

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以報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脈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於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豐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已節。卽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憇其旁。中有黃衣半席。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其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

北里誌

孫 棨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焉。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志。則鞭扑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句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蒙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七筓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

鼻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諠。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寶先輩扇之。鄭寶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與覃同年。因詣事覃。以求維揚。慕不慎廉。隅猥褻財利。又薄其中。饋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

水之齒甚長。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縉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槥。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由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今版使鄭光業（晉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

出籠。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與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間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釀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

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偃)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愿)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茂藹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釀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釀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眞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鑽。見燭卽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

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爲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爲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顛)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爲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翌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顛。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瓚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爲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爲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爲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爲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爲山自外歸。內子謂爲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爲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折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馳。馳聰爽。能爲曲一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馳馳使唱。馳馳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

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耻。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寶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蓬。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

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諶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亂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罷。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罷。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矯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閩閩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

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遴）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窈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牌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衰。求近曰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卽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

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屑。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悵。持詩於窗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纔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

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如何。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醺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一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視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縷麻。北座者徧適。又甲反。麻衣對米孟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備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郎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縷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備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

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其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眞

俞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尙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稅冒其季父（稅珠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致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目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眞雖有風

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其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涓（渥之弟。今改名滯。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問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簪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眞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扈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勤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

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秦娘

劉秦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子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柱。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乞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助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已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爲設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俟之。他日住住又

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媪致於住住。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於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備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塔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

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菘（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鷄脚用筋纏。小鳳聽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備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倖矣。

通幽記

陳 劭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設壇於室。臥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顏

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牀。叱患人令自縛。患者反手如縛。敕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斬之。剗然刃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淮中老獺。因女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某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人皆憫之。遂秉筆作別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須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沙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獺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有巨獺迎躍負而沒之。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爲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

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其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卽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問窾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旣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卽令取經。經卽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

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富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於宋州。父凱曾任衛縣令。卒於官。葬於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葬。既至。啟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爲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爲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爲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終。

崔咸

博陵崔咸。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弊。咸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

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尙逸。况生乎。咸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

李哲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於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爲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後乃有投擲空間。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爲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間以朱紫。倏閃出來。哲晚習春。秋於閣。阿万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哲。哲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筴茂。鬼魅可栖。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得一書。聞君議伐竹種桃。盡爲竹箒。州下粟方賤。一船

竹可買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輒失冠履。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君始罵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荻君狀。居旬。鄰人盜哲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旬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爲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爲盜。今旣得盜。如之何。士溫士儒。竟扞禦之。見夏夜士溫醉臥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扞禦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漸堅。是一瓦。瓦背畫作眉目。以紙爲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披帛。纏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闔。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著庭樹。扶疎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礙。旬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燭下。復爲士儒擒焉。扞力良久。撮而硬燭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

類哀哭。常畏三姪。呼爲二郎。二郎至。卽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兒。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搖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中有竊議事。魅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願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瓦樞間。以壓之。鬼書至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爲。士昌無能爲。乃去。聞淮楚有衛生者。久於咒術。乃邀之。衛生至。其鬼頗憚之。其來稍疎。衛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云若於物已貨。記得錢中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鑑子。某實不取。請問諸水濱。狀言狐膠等狀。自此更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鑑子等。乃驗水濱之說也。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於汝潁。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葺園林。

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卽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闕廣殿。賁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鬧。某初一直執案。而問檢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理於。其斷滅娘子十一年。祿以與某。又經一判官按問。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某案便被寢絕。九十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某之流。亦甚多。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尸。詣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爲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

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於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舩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旣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儿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甚也。凝尙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

門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所殺妾。盛粧飾前拜。疑曰。別久安否。疑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敝曰。某是寶十五郎妾。疑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疑。而疑枉殺妾。疑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於帝庭。上帝降靈。許妾復讎。今來取疑。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疑以命運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爲屈。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疑。而嚼咬搯捩。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卽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嚼支體。其鬼或奇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於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義隱賊。且疑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帝照臨。許妾讎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疑如初。

崔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爲人作媒。得無忤乎。僧慙而去。後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疑中鬼毒發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慧。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那有呂誼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爲。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卽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生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聞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聞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

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卽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禪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路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卽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卽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爲桃湯。洗之卽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淩。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

盧仲海

大曆四年。盧士盧仲海。與從叔續客於吳。夜就主人飲。

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續大吐甚。因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續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尙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續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呼賴爾救我。卽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縱思。忽承戾止。洗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遙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晒曜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爾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呪。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

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管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犯責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訣。雞鳴與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王垂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作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艷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冷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委相如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慧辯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蠟

髓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縑。縑既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大懼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簷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閣處。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嚙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悞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召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悞。迅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爲索之。以旦日爲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

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爲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爲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尙由哀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敝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悞瑩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爲此。年歲寢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與人。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

不得去。故要二魂與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卽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鎚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痒。抑搔之。若蟲形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遂巫者。後歲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寒。闔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衾覆而殭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懼。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劃然而內。驚叫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既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奧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振。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

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其日暮。內聞雷霆。搜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鍬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凶矣。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嘗獨背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覩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開窗。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靈忽臨。忻歡交集。乃迴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躡五色蓮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

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蟬蛻之資。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與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於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攜手於內。其瓊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

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雞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日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給。爲旭致行廚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餓。但覺體氣清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爲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簫。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略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

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連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幃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尙往來。旭大厝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轡。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當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尙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襲。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姆。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

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姆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卽稱小名。姆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姆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願左右曰。喚闍(衣炎切)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曰。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卽自去。和尙丈餘而開。至城

門。卽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尙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尙。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敕於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

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竝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旣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歛歛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旣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傳奇

裴鏞

鄧甲

寶曆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甍。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教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焉。至烏江。忽遇會稽宰。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爲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刖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桑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堆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篠敲四大蛇腦。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卽住。非者卽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於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筋。其長尺餘。憚然不去。甲令昇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音

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幸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揚有畢生有常。弄蛇千條。日戲於園。園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撥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降數尺。欲過甲之首。甲以杖上挂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踏爲水。餘蛇皆斃。倘若蛇首逾甲。卽甲爲水焉。從此茗園遂絕其毒。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

金剛仙

唐開成中有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於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咒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斫巨木。刳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磐石上有穴。觀一大

蜘蛛。足廣尺餘。四蛇嚙其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觀柝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團而飛去。頰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毒丹。然若火。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惛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肉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咒之。蛛卽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及夜。金剛仙夢見老人捧帛而前。曰。我卽蛛也。復能織耳。禮金剛仙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往番禺。泛船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鑠潭畔。搖錫大呼而咒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澡餅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謂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

好酒。此醴一邊美醞。一邊毒醞。其醴卽晉帝曾用。酖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悵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傅經喜愛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青衣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傅經。傅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耶。小兒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憐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

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視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揖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僅獲痊平。嘗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珠翠璫。榴熒耀若布金。鈿異香氳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

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嘗有獻遺。無頗婉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盤。麝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親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條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鸚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視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

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懽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夢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算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陳鸞鳳

唐元和中。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咸呼爲後來周處。海康舊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曰。記某甲子一

旬復值斯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吾之鄉乃雷鄉也。爲神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旣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用廟爲。遂秉炬。爇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蝨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將有所伺。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猪。毛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注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愕駭。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肉爲羣衆共執之。曰。霆是天上靈物。爾爲下界庸人。輒害雷公。必我一鄉受禍。衆捉衣袂。使鸞奮擊不得。逡巡復有雲雷哀其傷者。和斷股而去。雖然。雲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還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爲逐出。復往僧室。亦爲霆震。焚爇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

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至曙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卽釀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爲雨師。至大和中。刺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卽上玄焉。能使雷鬼敢聘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酬其直。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沖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詣伏虎師佛室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乃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夫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皮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

虎傷。奈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鷓鴣。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墜。二子懼而焚香。虔誦首於堂內。土偶竇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良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井。午子卽我耳。良畔金卽銀皿耳。其下兩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門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卽時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弮弓。樹上爲棚而居。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來。二子悸怖。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唸者。戲舞者。前至弮弓所。衆怨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遂詰

獵者曰。此是佞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班貫心而踣。逡巡諸佞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備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醮。

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鼻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髮。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鼻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鼻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裏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

比其芳麗也。航驚惶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搗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甌州藥舖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贖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曰。

於內室。航又聞禱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小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但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話永日。使

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敎。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

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益。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敎。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尙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條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藝。

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携艾，斷窗樞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乘矩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籍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曰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口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

辱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既久，有遙火飄入於穴，煒乃燃艾，啟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我，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可行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鑿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瑟琴笙篁，鼗鼓祝祝，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尙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

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含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於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觀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箒。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

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贈。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賜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緝和寶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墮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

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之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遂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視神筆，上有綉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視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

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燻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諠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周郎

貞元中有處士周郎，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

雖經日移。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屈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罍塘。滌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甄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甃而幾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旦暮烟雲霧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鑿物若畫。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

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擎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觀。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具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勒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勿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

蔣武

寶曆中有蔣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偉壯。膽氣豪勇。獨處山巖。唯求獵射而已。善於躡張。每囊弓挾矢。遇熊羆虎豹。靡不應弦而斃。剖視其鏃。皆一一貫心焉。忽有物叩門甚急。武隔扉而窺之。見一猩猩跨白象。武知

猩猩能言而詰曰。與象叩吾門何也。猩猩曰。象有難。知我能言。故負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請話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餘里。有嵌空之大巖穴。中有巴蛇。長數百尺。電光而閃其目。劍刃而利其牙。象之經過。咸被吞噬。遭者數百。無計避匿。今知山客善射。願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衆各思報恩矣。其象乃跪地。灑涕如南。猩猩曰。山客若許行便。請挾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見雙目在其巖下。光射數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張端矢一發而中其目。象乃負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躍出。蜿蜒。或掖或踴。數里之內。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殞。乃窺穴側。象骨與牙其積如山。於是十象以長鼻各捲其紅牙一枝。跪獻於武。武受之。猩猩亦辭而去。遂以前象負其牙而歸。武乃大有資產。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但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關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

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煎底橋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切。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府君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日。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彳亍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縈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

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鼈。今適長沙。訪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誥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爲某啓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徒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

江叟

開成中。有江叟者。多讀道書。廣尋方術。善吹笛。往來多

在永樂縣靈仙閣。時沈飲酒。適闕鄉。至盤豆館東官道。大槐樹下。醉寢。及夜艾稍醒。聞一巨物行聲。舉步甚重。叟開窺之。見一人崔嵬高數丈。至槐側坐。而以毛手捫叟曰。我意是樹畔鋤兒。乃叁邊畢卓耳。遂敲大樹數聲曰。可報荆館中二郎來省大兄。大槐乃語云。勞弟相訪。似聞槐樹上有人下來與語。須臾飲酌之聲。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拋却。兩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當棄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將至。猶顧此位。直須至火入空心。膏流節斷。而方知退。大是無厭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靈。自拔於道。必得爲材用之。木構大廈之梁棟。尙存得重重。碎錦片片真花。豈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爲煨燼耳。大槐曰。雀鼠尙貪生。吾焉能辦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與語。告別而去。及明。叟方起。數日至闕鄉荆山中。見庭槐森聳。枝幹扶疎。近欲十圍。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聞槐神與盤豆官道大槐王論語云云。某臥其側。並歷歷記其說。今請樹神與我言語。槐曰。感子厚意。當有何求。殊不知爾夜爛醉於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師。

樹神有靈。乞爲指教。使學道有處。當必奉酌。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尋鮑仙師。脫得見之。或水陸之間。必獲一處。度世。蓋感子之請。慎勿泄吾言也。君不憶華表告老狐。禍及余矣。叟感謝之。明日遂入荆山。緣巖循水。果訪鮑仙師。卽匍匐而禮之。師曰。子何以知吾而來師也。須實言之。叟不敢隱。具陳荆山館之樹神言也。仙師曰。小鬼焉敢專輒指人。未能大段誅之。且飛符殘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師曰。今不誅。後當繼有來者。遂謂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陳之。叟曰。好道癖於吹笛。仙師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師歎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贈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當召洞中龍矣。龍旣出。必啣明月之珠而贈子。子得之。當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龍已腦疼矣。蓋相感使其然也。小龍必持化水丹而贖其珠。子得當吞之。便爲水仙。亦不減萬歲。無煩吾之藥也。蓋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師遂出玉笛與之。叟曰。玉笛與竹笛何異。師曰。竹者青也。與龍色相類。能肖之。吟龍不爲怪也。玉者白也。與龍相尅。忽聽其吟龍怪也。所以來觀之。感召之。自能變耳。義出於玄。叟

受教乃去。後三年。方得其音律。後因之岳陽。刺史李虞館之時。大旱。叟因出笛。夜於聖善寺經樓上吹。果洞庭之渚。龍飛出而降。雲繞其樓者不一。遂有老龍。果啣珠贈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晝。果有龍化爲人。持一小藥。合有化水丹。匍匐請贖其珠。叟乃持合而與之。珠餌其藥。遂變童顏。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無不歷覽。後居於衡陽。容髮如舊耳。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家於洛下。有莊於萬安山之陰。夏麥旣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視一雙鬢。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睽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乘燭

挈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樽中。以變爲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柏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廻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閤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踰於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柏林中。見一

大方相骨。遂俱毀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卽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壑。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踪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蕨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鏊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

耳度其夜又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扇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又挈鹿而至。怒其扇。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踏於地。自東以柏樹搗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踏於戶。闔又搗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又首挈餘鹿而示。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濟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

立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芟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夜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廣異記

戴君孚

李潛

河中少尹李潛。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潛。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潛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潛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攬亡

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滌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爲滌所愛。時竇懼不出。滌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爲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滌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爲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滌駛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之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

李測

李測開元中爲縣令。在應問事。有烏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爲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

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蒞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死。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羣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於西階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葬處得一鼠。通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測家亦甚無恙。

天寶曠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恆有魘鬼。所至村落。十餘日去。俗以爲常曠騎。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魘鬼客至。必常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騎初不畏鬼。遂留住宿。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魘。魘至二次。至覺者。覺者徑往把脚。鬼不動。然而體冷如冰。三

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斃三千人。當轉爲狸。然所斃亦未嘗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絕。御史大夫當爲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恒說之。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婦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屬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莫已。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尙能相救。常有後報。自勵謂曰。我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

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一虎至。見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嚴諫

唐洛陽尉嚴諫。從叔亡。諫往弔之。後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諫召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諫疑是野狐。恆欲料理。後至叔舍。靈便逆怒。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姪來。無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諫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數來也。諫後忽將蒼鷹雙鶴。皂鵬獵犬等數十事。與他手力百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靈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擊不能中。尋而開門躍出。不復見。因爾怪絕。

擔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擔之。號曰擔生。其後不可擔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舟。號爲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澤畔。人謂曰。中有大蛇食人。君

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尙識其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擔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迴至范縣。縣令問其見蛇不死以爲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擔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爲湖。獨獄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爲范令。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烟。刺史不改。卽死。土人以爲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烟。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烟出處。云白烟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

駿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值入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靚粧。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爲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婦以婢掃帚。火遍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卽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帘幕。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推之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烟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

可邊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墜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其最後。舶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己隨流。得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衆哀焉。遂船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勝數。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峯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爲之奈何。舟人莫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鬪良久。蟹夾蛇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盜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爲

妾。盧因爾惘惘。恒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盜人。爲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爲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覈本末。所見服色。是盜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

張魚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澗。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嘗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劓魚舟良久。回顧而去。至夜半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睛甚。幾三百斤。在菴前見魚舟。復以身劓之。良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縣遂釋其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囓絹一匹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

拆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知意遂別卜居焉。自後虎亦不復來。

斑子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贖。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賚。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友。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

詞不遜。所爲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具爲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臥。婦人果來。僞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絕。

楊再思

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爲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狀。旣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己實無罪。王令取簿來。須臾有黃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爲默啜所敗。殺千餘人。大定元年。河北蝗蟲爲災。烝人不粒。再思爲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今百姓流離餓死者。

二萬餘人。宰相變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牀。毛鬣可畏。向再思再攬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欲問其人。云無過。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爲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於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王與希逸雅故三十年。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由。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已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遣。時熱

恐其舍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着枷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王云。若不相關。卽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卽可言。畢送出。至其所遂活。

韋延之

睦州司馬韋延之。秩滿。寄居蘇州嘉興。大曆八年。患痢疾。夏月。獨寐廳中。忽見二吏云。長官令屈延之。問長官爲誰。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歸。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須去。還欲何之。延之身在牀前。神乃隨出去。郭復不見。陂澤。但是陸路。行數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將延之過大使。大使傳語領過延之。判官吏過延之。襪笏下階。敬肅甚謹。因謂延之曰。有人論訟事。須對答。乃令典領於司馬對事。典引延之至房。房有判官廳。前廳如今之縣令廳。有兩行屋。屋間悉是房。

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內板牀坐人。典令延之坐板牀對事。須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鎖或露手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論認韋司馬取錢。今宜獻酬。自直也。問云。所訴是誰。曰。是韋冰。司馬實不識此人。典使賀司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賀。處分令還白大使。放司馬迴。典復領延之。至大使廳。大使已還內。傳語放韋司馬去。遣追韋冰。須臾綠衫吏把案來。呵追吏。何故錯追他人。各決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還。延之曰。欲見向後官職。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請。吏開簿。延之名。後但見白紙。不復有字。因爾逐出。行百餘步。見吏抱清流。縣令鄭晉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問汝何故來。答曰。被人見。訟晉客亦問延之。云。何故來。延之云。吾錯被追。今得放還。晉客稱善。數四。欲有傳語。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迴顧云。舅氏千萬。延之至舍。乃活。問晉客云。死來五六日。韋冰宅住上元。卽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韋冰卒。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

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兩手。又不得則刼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激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謂弼曰。吾不期與至此。無得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多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姦。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以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山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貧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訴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刼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山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令人

庫遍闔。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也。

寶珠

咸陽岳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於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胡鬪寶他室。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歎苦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所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尙存。持還見胡。胡等喜甚。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羣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醞。又以金瓶盛珠於醞。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故執不與。

後數日。復持諸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間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羣龍惜女。故以諸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願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醞。塗船。當得便風還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虎婦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經二載。其婦不之覺。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便於室中。羣飲。戒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皆醉。眠。婦女往視。悉虎也。心大驚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此。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夫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遂不渡水。因爾疾馳不返。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案頭有朱筆及孟兼簿籍。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爲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置草人庭中。置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攬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人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費忠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狄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尙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躍。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刃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可代我否。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抄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

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黎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面入。笛師驚懼。下堦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聞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

劉老

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餘隻。請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後。每日爲虎所取。已耗三十餘頭。村人患之。羅落陷穿。遍於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後數日。忽有老叟。巨首長鬣。來詣劉。問鵝何以少減。答曰。爲虎所取。又問何不取虎。答云。已設陷穿。此不復來。叟曰。此爲佞鬼所教。若先制佞。卽當得虎。劉問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佞若食之。便不見物。虎乃可獲。言訖不見。是夕如言布之。四鼓後。聞虎落窠。自爾絕焉。

虎婦

利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自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不常外宿。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

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悠悠乏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涼州人牛

天寶時。涼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羣。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會西胡獻一鷲獸。狀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問胡獻此何用。胡云。搏噬猛獸。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賞錢。當爲相取。於是以前三百千爲賞。胡乃撫獸。願如相語之狀。獸遂振迅跳躍。解繩縱之。逕詣牛所。牛見獸。至分作三行。已獨處中。埋身於土。獸乃前鬪。揚塵暗野。須臾便還。百姓往視。盆成潭竟不知是何獸。初隨望其鬪。見獸大如蜀馬。鬪畢。牛已折項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臟。盆盛以飼獸。累啖之。漸小如故也。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噉咽。心旣苦黃。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廚。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願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廚。又咋其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旣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猪。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

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於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虜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劍牀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改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荆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尙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女。各出城採樵。遙見。輒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各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飢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各女見。

姑哭畢。問姊婦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復待。留停半日許。時氏飢。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便發。臨別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爲囊齋。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爲恨也。乾元中。肅宗尅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妻於客中。因產歿。故兼小兒女。相次天逝。言訖。又悲泣。姑初慙。作爲其姪女。爲賊所掠。及見叔霽。情至。因說其事。云所著裙。卽此留絹也。叔霽咨嗟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賊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李叔霽婦云。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爲京兆少尹。卒。葬滻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遷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郎來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

燈火順甚喜。行至乃柴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問張尹莊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莊，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繫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導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光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塋奴也。順問何以知己來，奴云：適聞郎君大呼某言，商郎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廬中，明日方去。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

留銀酒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卽放棄。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尙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韋瑱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瑱，容色妍麗，性多點慧，恆與其嫂妹約，若某人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問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鑊湯劍樹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粧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爲女作粧，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胭脂及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

大如蓋。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已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爲。但承已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奪之。韋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馨呼之。夫馨聲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馨。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淒淒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云。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天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却爲家。其一。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詩。詩曰。赤心用盡爲相知。慮後防前祇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爲。見其親說云爾。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僂僕策杖。詣馬前。

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仲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艷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卽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名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尙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云。家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當永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雞骨爲骨。髓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歔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爲酷吏所搆。流徙嶺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恃之。

取給藥盡遂卒。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尙。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齋書。直至闌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慙慙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

欽風咏。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鷹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秘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翔遠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鎮荊州時。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神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柩。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候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

既救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爲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捨得。以擔竿繫甚。困。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以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買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賓從二十人。狀如爲官。見婢歔歔。問汝和尙好在。將安之。婢云。命市胡餅作齋。勸云。吾此正復有餅。廻命從者。以三十餅。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餅爲衆人所食。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

和尙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尙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尙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一疋製袴。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數十人。可持二絹。令和尙於房中作饌。爲午食。明日。子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靈語因言。客至。婢起。祇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尙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

奴官家

榔縣有後漢奴官家。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穫。近家地多失穰。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家中出。食禾。遂卽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家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埕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識者甚衆。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羣爭往擊。次其人衝賊走出。入縣大叫云。

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

宇文觀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觀。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觀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斫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貴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觀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爲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脛骨猶在。遙望西北。阪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二人取之。初絕。然畫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下。有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絕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烟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己是晉將軍契苾鏗。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

立冢近馬坊。恒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糶。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脛。脛不勝楚痛。故復讎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糶。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幸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觀家在岐山。久之。鏗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痊。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所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觀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觀。觀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鏗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觀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僞號。署置百官。觀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

所殺。觀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鐐復至觀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能辦。鐐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觀曰。我適於夫人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曰。奏曰。點汚名賢。曾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召獄囚。宣敕放之。觀旣以爲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觀者。崇賁奏觀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敕至。觀甚喜。受敕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鐐靈語嘆息久之。謂觀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觀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觀遇疾卒。初女巫見鐐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

凌儀王氏

凌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堵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

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爲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柏爲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問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殺。苦爭得免。旣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連臂踏歌。謂曰。相常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令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

器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云。地下所由。以馬尉見免。馬亦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云。適爾奉命。還何處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償從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馬殊不言。遮揮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由並爲他。無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別舉言悲號。又謂其妻曰。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爲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牀昇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檄州彭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巴人

巴人好羣伐樹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襄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

山呼斑子。條爾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噉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尙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致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身隨著刺。號呻聒耳。見道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廳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道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逢比丘。亦隨道惠入中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

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道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將遣道惠還，乃使璽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道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至諸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獠狗，嚼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嘴如鋒，飛來甚速，人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遍，乃遣道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道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桁南，自還達阜茨橋，見親表三人，駐車共語，悼道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道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欵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韃馬便去，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成固主進獻，鶴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誠然。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不追對耳。令濤出門，遍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數頃，皆飛走。遍濤濤云：天子按鷹鶴，非我所爲，觀君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爲君寫經像，使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既還宜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祐否？曰：知之。王曰：卽我是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

霍有鄰

開元末。霍有鄰爲汲縣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簡嚴酷。下寮畏之。日中後索羊腎。有鄰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殺羊破肋取腎。其夕有鄰見吏云。王追有鄰。隨吏見王。王云。有訴君云。不待殺了。生取其腎。何至如是耶。有鄰對曰。此是段使君殺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簡食料爲闕。畢謂羊曰。汝實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訴霍少府。驅之使出。令本追吏送歸。有鄰還經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鄰問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並是何。但於此復問大夫爲誰。曰。狄仁傑也。有鄰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見。吏令門者爲通。須臾召入。仁傑起立。見有鄰。悲哭畢。問汝得放還耶。呼令上坐。有佐史過案。仁傑問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問。天曹判未。對曰。諸司並了。已給五年。仁傑判紙餘方畢。回謂有鄰。汝來多時。屋室已壞。令左右取兩丸藥與之。持歸可研成粉。隨壞摩之。有鄰拜辭。訖出門十餘里。至一大坑。爲吏推落。遂活。時炎暑。有鄰死經七日。方活。心雖微暖。而形體多壞。以手中藥作粉。摩所壞處。隨藥便愈。數日能起。崇簡召見。問其事。嗟

嘆久之。後月餘。李適之果拜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開元中。初爲相州參軍。有疾暴卒。數食頃而蘇。刺史獨孤思莊。好名士也。聞其重生。親至恂所。問其冥中所見。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說之。頃者恂所至官。嘗攝司功。有開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適而被追。乃是爲僧所引。既見判官。判官問何故殺牛。恂云。生來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負枷至。謂恂曰。已殺與君。君實不知。所以相引。欲求爲造福耳。因白判官。殺牛己自當之。但欲與參軍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謂恂曰。君後至同州判司。爲我造陁羅尼幢。恂問相州參軍。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貧。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則已必得之。幸不忘所託。然我辯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畢。當託生爲猪。君造幢之後。必應設齋慶度。其時會有所覩。恂乃許之。尋見牛頭人。以股叉叉其頸。去恂得放還。思莊素與僧善。召而謂之。僧甚悲懼。因散其私財爲功德。後五日。患頭痛。尋生三癰。如叉之狀。數

口死。恂自相州參軍。遷左武衛兵曹參軍。數載選受同州。司士既至。舉官錢百千。建幢設齋。有小豬來師前。跪伏齋畢。繞幢行道數百轉乃死。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二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業。至此今爲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冠。且又無過。不宜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里之間。見朱門爽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領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齡便苦請救助。檢案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臾王坐主簿。引齡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實求腸。不遣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

在前。有驢羊鷄豕數十。輦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爲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無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尙有數政官錄。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墜壞。因謂齡曰。今放君。迴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爲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槃等經。兼爲設齋度我。卽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爲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卽是我得。若有風颳灰。卽爲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爲常占。然鬼神常苦飢。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蓆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

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

六合縣丞

六合縣丞者。開元中暴卒。數日卽蘇。云初死被拘見判官。云是六合劉明府相見悲喜。問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邇。不會還耶。令云冥陽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無橫。但夫人年老。微有風疾耳。令云君算未盡。爲數羊相訟。所以被追。宜自剖析。當爲速返。須臾有黑雲從東來。雲中有大船。轟然墜地。見羊頭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殺此羊。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頭寂然。判官罵云。汝自負刺。史命何得更訟。縣丞船遂飛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會當見帝論之。判官謂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輩何由得見。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見不亦難乎。然終須爲作功德爾。言畢。放丞還。旣出。見一女子。狀貌端麗。來前再拜。問其故。曰。身是揚州譚家女。頃被召至。以無罪蒙放回。門吏以色美。曲相留連。離家已久。恐舍宅頽壞。今君得還。幸見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隨行。當奉千貫。兼永爲姬妾。無所恡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

判官謂丞曰。千貫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餘六百屬君。因爲書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爲功德。便呼吏問何得。勾留譚家女子。決吏二十。遣女子隨丞還。行十餘里。分路各活。丞旣痊平。便至譚家訪女。至門。女聞語聲。遽出再拜。辭曰。嘗許爲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適他人。今將二百千贖身。餘一千貫。如前契。丞得錢與劉明府子。兼爲設齋功德等。天寶末。其人尙在焉。

周頌

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爲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問頌何以至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道地獄。心甚悽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異城。奈何而死。求見修理。乘言當相爲白。君第留此。入門聞呵叱云。判官見王。久之乃出。謂頌曰。已論遣君。宜暫見王。無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皆是累歷。未常非理受財。王令檢簿。檢訖云。甚善甚善。旣無勾當。卽宜還家。

衣裳得無墮壞耶。頌意謂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適爾辭家。衣裳故當未損。再拜辭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罵云。何物等流。使我來去迎送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識。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貫。當送汝還。頌云。紙錢五千貫。理易辦。因便許之。使者乃行十餘里。至一石井。坐其側。復求人言入井。卽活。更何所之。遂推頌落井而活。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會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卽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旣出曰。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冤對。然算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冤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嚙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爲汝作功德。皆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

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卽改爲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踢成一狗。嚙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忻慶。吾準爲判官。然日日恆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頭上。然至足。麟經火。遂滅。尋爾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爲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爲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於今將此造經佛。卽當得之。或恐諸弟爲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援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旣愈。遂往黃氏。爲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

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瘖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爲怪。

李磨

東平尉李磨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賣餅爲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克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馳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郗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爲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噉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郡。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

常呼李爲野狐。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共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卽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蘇。云爲人所錄。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將至天門外。有三人從門出。曰。此人未應到。何故來。且裸身無衣。不堪驅使。所錄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攝來。到當受之。勒鄰人張千載。死已經年。見在門上。爲亭長勒苦訴之。千載入內。出語勒。已語遣汝。便可去。於是見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還。見有諸府舍門。或向東。或向南。皆白壁赤柱。禁衛嚴峻。始到門時。遙見千載叔文懷。在曹舍料理文書。文

懷素強聞勒此言甚不信之後百餘日果亡勒今爲縣吏自說病時悉脫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實保身也。

部澄

部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此俱閒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懼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糧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糧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澄自爾便還至武功一日許旣無疾意甚懽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餘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來迎候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驅澄過水西有甲宅一所狀如官府閣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

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錄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復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內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遙許之檢云枉被追錄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人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佛廩小胡頭冠氈帽著麀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云中丞親人令放却還生胡兒持接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將千餘人西山打賊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幾成閑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亦門有賃驢者裴呼小兒取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達小兒在後有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

蔡四

穎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於陳留之浚儀吟

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願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爲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爲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己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卽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家人清淨。鬼卽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

益前進。旣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十。淨能爲奏。天曹聞。天曹報答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爲範求子。天曹命二人取敬愛寺僧爲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恒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鴿迨盡耳。

大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爲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墮。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恒言有佗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迴指云。

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云。娘子搵角之時。曾着黃裙白緋襦。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卽奴身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爲獵人擊。瘞。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飢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

荊州漁人

唐天寶中。荊州漁人。釣得青魚。長一丈。鱗上有五色圓花。異常端麗。漁人不識。以其與常魚異。不持詣市。自烹食。無味。頗怪焉。後五日。忽有車騎數十人。至漁者所。漁者驚懼。出拜。聞車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東海。何故殺之。我令將軍訪王子。汝又殺之。當令汝身崩潰分裂。受

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言訖呵漁人。漁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還。便得癩病。十餘日。形體口鼻手足潰爛。身肉分散。數月方死也。

謝二

唐開元時。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南遊江淮。求丐知己。困而無獲。徘徊揚州。久之。同亭有謝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謂士人曰。無爾悲爲。若欲北歸。當有三百錢。相奉。及別。以書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東至池。叩大柳樹。家人若出。宜付其書。便取錢也。士人如言。逕叩大樹。久之。小婢出。問其故。云。謝二分送書。忽見朱門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見母。充壯當堂坐。謂士人曰。兒子書勞君。送令付錢三百千。今不違其意。及人出。已見三百錢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錢。而色小壞。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處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君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竈。竈恐是耳。有刺使擊射之。得崑崙數十人。悉持刀鎗。沈入其竈。得鼈大小數十頭。未得一鼈。大如連牀。官皆殺之。得錢帛數千事。其後五年。士人遷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揚州市中東店前。忽見謝

二怒曰。於君不薄。何乃相負。以至於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訖辭去。士人大懼。十餘日不之官。徒侶所促。乃發行百餘里。遇風。一家盡沒。時人云。以爲謝二所損也。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邱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婢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願。家中小娘子。艷絕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爲是其存者。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纖雲。月甚清朗。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輒來。情念彌

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爲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爲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則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旣蘇。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爲禮會村也。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

知行幾萬里。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近船橫推。其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所抗。已分爲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各自念云。彼人皆爲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迴與三蛇鬪於沙上。各相蜿蜒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至一山。遙見烟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陸。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遂前款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纔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人各執弓刀。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縣界。屬南海。

劉彥回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人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故自騎馬送龜。卽至坑所。其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

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其路。彥回與家人謀曰。龜乃靈物。今來相導。狀若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彥回夢龜云。己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安南獵者

安南人以射獵爲業。每藥附箭鏃。射鳥獸中者必斃。開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樹下。忽有物觸之。驚起。見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爲將軍。視之而拜。象以鼻捲人上背。復取其弓矢藥筒等。以授之。因爾遂騎行百餘里。入蓬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許。兩岸悉是大樹。圍如巨屋。森然隱天。象至平石。戰懼。且行且望。經六七里。往倚大樹。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緣樹上。象於樹下望之。可上二十餘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導令。復上人知其意。逕上六十丈。象視畢。走去。其人夜宿樹上。至明。見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須臾清朗。昨所見大象。領凡象百餘頭。循山而來。伏於其前。巨獸躩食。二象食畢。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

其射。因傳藥矢端。極力射之。累中二矢。獸視矢吼。奮聲震林木。人亦大呼引獸。獸來尋人。人附樹。會其開口。又當口中射之。獸吼而自擲。久之方死。俄見大象從平石入。一步一望。至獸所。審其已死。以頭觸之。仰天大吼。頃間羣象五六百輩雲萃。吼叫聲徹數十里。大象來至樹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樹上。其背象載人前行。羣象從之。尋至一所。植木如隴。大象以鼻揭柎。羣象皆揭日。旰而盡。中有象牙數萬枚。象載人行。數十步內。必披一枝。蓋示其路。訖尋至昨寐之處。下人於地。再拜而去。其人歸白都護。都護發使隨之。得牙數萬。嶺表牙爲之賤。使人至平石所。巨獸但餘骨存。都護取一節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來去。

閩州薔蓐

閩州薔蓐。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大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中有老象臥。而息喘痛聲甚苦。至其所。下於地。老象舉足。足中有竹丁。薔蓐曉其意。以腰繩係竹丁。爲拔出。濃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寒瘡。薔蓐摘艾熟按。以次塞之。盡艾方滿。

久之病象能起。東西行立。已而復臥。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得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頃之。又將大牙。莫蓐呼象爲將軍。言未食。患饑。象往折山栗數枚。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牙。還行五十里。忽爾却轉。人初不了其意。乃還取其遺刀。人得刀畢。送至本處。以頭抵人。左右搖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累自加直。至四十萬。尋至他人肆。胡遽以革席覆牙。他胡問。是何寶。而輒見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見牙色動。私自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佯各罷去。頃間荷錢而至。本胡復爭之。云。本買牙者我也。長者參市。達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貫。我豈無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所由白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以牙爲寶。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詰。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龍。相躍而立。可絕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閩州。每年給五十千。盡而復

取以終其身。

劉甲

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爲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白云此有靈祇好儉美婦前後至者多爲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勵不寐圍繞其婦仍以麵粉塗婦身首至五更後甲喜曰鬼神所爲在夜中耳今天將曙其如何因乃假寐俄頃之間失婦所在甲以資帛僱村人悉持棒尋麵而行初從窗孔中出漸過牆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麵入其中因發掘之丈餘遇大樹坎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聲樂皆前後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數百頭悉殺之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恆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恆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

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恆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狸二娘耳言訖不見遂絕

楊伯成

楊伯成唐開元初爲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辯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爲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衆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逡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隨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噴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爲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爲媿恥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罵皆爲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

暇日無事。自於田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懼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因求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喧。紙筆至。道士書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放前云。尊師喚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謔。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匍匐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爲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邊。冉冉昇天。久之遂滅。伯成喜甚。至於舉家稱慶。其女睡食頃方起。驚云。本在城中隔子裏。何得至此。衆人方知爲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爲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之。便爾戲調。卽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

云。我門戶雖難。郎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之。然漸見許。昏後徒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翼方禁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盃碗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兒。至手魅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兩壘。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末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連與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登令燒毀。訖合家歡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後。並皆稱冤。號擗甚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乃爲喉嚨。枉殺腔腫。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縷絳者。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大安和尚

唐則天在位。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後所言皆驗。宮中敬事之。數月。謂爲真。

菩薩。其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菩薩未。安曰。菩薩何在。願一見之。敕令與之相見。和尚風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悅。大安因且置心於四果阿羅漢地。則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不知所適。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寶從衆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顧劇子。乃稱父現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驚駭。稍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衆。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餘日。一夕新婦馬相踢。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拒戶。及曉。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見。奴婢

至。櫃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令人壞窗門。開之。有大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略盡矣。

長孫無忌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却。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救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容貌奇怪。悉至庭中。崔呵曰。諸君等爲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

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到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為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救。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強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為我執爨。甚善乎。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鶴鷓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鶴鷓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

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矣。元忠歷太官。至侍中。中書令。僕射。則天崩。中宗在諒闇。詔元忠攝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三日。年八十餘。方薨。始元忠微時。常謁張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僕千里裹糧而來。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盡勤勤之意耶。然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公事。因拂衣長揖而去。景藏遽牽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後當貴極。人臣卒如其言。

李參軍

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因與交言。便及婚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瘡之族。門地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敬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蕭氏。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絕世之勝境。初二黃門持金倚

牀延坐少嘗蕭出著紫綺衫策鳩杖兩袍袴扶側雪髯神鑿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服玩隱暎當世罕遇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士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尅日須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儻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姝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釧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在舍婢等並妖媚蠱治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顥曳狗將獵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顥素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喘息狗亦掣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頃爲犬咋今尙惶懼王顥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參軍之地乎顥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

昨殺羣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變顥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嘗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詣陶聞訴言詞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顥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嘗蕭陶對食犬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剋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卽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顥罪重錮身推勘顥私白云已令持十萬于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百千益之其犬旣至所由謁蕭對事陶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人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狐顥遂見免此難

楊氏女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爲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

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

韋參軍

唐潤州韋參軍有隱德。雖兄弟不能知也。諸兄常謂其不慧。輕之。後忽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甚奇其言。問汝何長進如此。對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寶。可共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見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選拜潤州書佐。遂東之任。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術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比見諸隊仗。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後數日。白云至此。縣逆旅。宜自謁見。令往見韋。具申禮。請笑曰。此道士爲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與君遇。其疾

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見之。我當至彼爲發遣。且宜還家洒掃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見太夫人。問以疾苦。以柳枝洒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牀而下。徐行至縣橋。然後不見。令有贈遺。韋皆不受。至官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爲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他贓物狼籍。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鎖系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疏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爲詐。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局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局以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

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理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直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爲二狐而去。

李氏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曰：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韋家女，造一紅羅半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恆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且令女招無名指第一節，以禳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招指節。狐以藥顆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鉢椀中，累擲不中。驚歎甚，至大言云：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棄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此輩？狐去之後，小

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豈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五六里，甲騎追者甚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逸，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恆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爲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

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叫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

王村。村西有楸樹。使君可設齋戒。令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應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

餘干縣令

郡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貧來爲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之。真是草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爲吾徙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爲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纔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爲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爲震動。又灌百斛。乃恬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

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遂平吉。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爲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旣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旣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係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敎。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貴彩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

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爲轉一切經。旣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尙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前。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旣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尙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貶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尙昏沉。未能言。唯累舉左手。

右云。要紙錢千貫。明達領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云是鄂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爲剡縣丞。上官數曰。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僕從甚。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卽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尙未盡。忽聞府君召王主簿去。頃便廻。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卽當放。此人來詣彊友云。彼

著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爲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却迴。謂親吏曰。官家曠王主簿不了事。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旣愈。又爲彊友說之。彊友於官嚴毅。典更甚懼。術後多在門外。忽傳贊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彊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尙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恒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嫻。卽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嫻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爲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今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

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擗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攀漉畢。通身人色及腰。日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

東萊人女

東萊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劫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與諸劫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大加慙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

汧陽令

唐汧陽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誦懺至。月餘有五色雲生其舍。又見菩薩坐獅子上。呼令歎嗟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爲退敗耳。因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家人憂懼。恐以堅持損壽。

會羅道士公遠。自蜀之京。途次隴上。令子請問其故。公遠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與書數符。當愈。令子投符井中。遂開門。見父餓殍。逼令吞符。忽爾明悟。不復論修道事。後數載。能官過家家。素郊居。平陸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仗出門。遙見桑林下有貴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入門避之。騎尋至門。通云。劉成謁令。令甚驚愕。初不相識。何以見詣。既見。升堂坐。謂令曰。蒙賜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歲。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識。何嘗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須臾震動。井廁交流。百物飄蕩。令不得已。許之。婚期尅翌日。送禮成親。成親後。恆在宅。禮甚豐厚。資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詣京。求見公遠。公遠曰。此狐舊日無能。今已善符籙。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懇請。公遠奏請行。尋至所居。於令宅外十餘步。設壇成策杖。至壇所。罵老道士云。汝何爲往來。靡所忌憚。公遠法成。求與交戰。成坐令門。公遠坐壇。乃以物擊成。成仆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

殪爾宜大臨。吾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爲之備。公遠遂使神往擊之。成大戰恐。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既起。以坐具撲狐。重之以大袋。乘驛還都。玄宗視之。以爲歡笑。公遠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殺。宜流之東裔耳。書符流於新羅。狐持符飛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土人敬事之。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卽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

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願謂道士可卽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

劉氏乳母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衆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豬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衆愛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人忙遽入網。乃棒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甌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鐵豬肉炙於甌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甌。候炙冷。復下兩鐵。狐涎沫久之。炙與甌滿。狐乃吐珠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爲其夫所貴。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爲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爲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恆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櫪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蒞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其人。令堂中悉施牀席。實黯於屋西北隅。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已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衆以爲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窗中有血。衆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爲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爲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孀。往者娘子。枉爲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遂出羅錦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爲女壻。言訖不見。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孫女崔氏。容色殊麗。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爲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於狐。頗狎樂。久之。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乃引一老人。授崔經史。前後三載。頗通諸家大義。又引一人。教之書。涉一載。又以工書著稱。又云。婦人。何不。會音聲。箏篴琵琶。此故凡樂。不如學琴。復引一人。至云。善彈琴。言姓胡。是隋昔陽翟縣博士。悉教諸曲。備盡其妙。及他名曲。不可勝紀。自云。亦善廣陵散。比屢見。碁中散。不使授人。其於鳥夜啼。尤善。傳其妙。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云。亦久懷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爾。是日。遍拜家人。歡躍備至。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有。二大竹。昔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獠狍。及他狐。數十枚。最後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絕。

王苞

唐吳郡王苞者。少事道士葉靜能。中能爲太學生。數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驩。情好甚篤。靜能在京。苞往省之。靜能謂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氣。固答云。無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婦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臨別書一符與苞。令含誡之。曰。至舍可吐其口。當自來。此爲汝遣之。無憂也。苞還至舍。如靜能言。婦人得符。變爲老狐。銜符而走。至靜能所。拜謝。靜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絕。

韋明府

唐開元中有詣韋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語。韋氏累延術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聞峨嶠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爲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爲立壇治之。少嘗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韋氏來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韋氏自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爲女婿。可下錢二千貫爲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羣婢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

韋請假送禮。兼會諸親。及至。車騎輝赫。僮從風流。三十餘人。至韋氏。送雜綵五十匹。紅羅五十匹。他物稱是。韋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事高門。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野狐爲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給云。爾若能愈兒疾。女實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負心耳。母頻爲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母效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韋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效爲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知何言。今去之後五日。韋氏臨軒坐。忽聞庭前臭。不可耐。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韋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韋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茶毒。君何無情至此。韋深感其言。數致辭謝。徘徊復爲旋風而去。

唐參軍

唐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康三者。投刺謁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二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家人供食。私誡奴令奠劍盤中。至則刺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康。三中之。猶躍入庭前池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無道。殺我康。三。必當修報於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輒應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餘鼻存。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洒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上。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敢來耶。門福笑曰。君以桃物見欺。今聊復採食。君亦食之否。乃頻擲數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廣召僧結壇持呪。門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誦甚切。冀其有效。以爲己功。後一日。晚霽之後。僧坐楹前。忽見五色雲。

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嚴。謂僧曰。汝爲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長幼。虔禮甚至。喜見真佛。拜請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道。請通達。亦何須久。蔬食爲而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設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歎恨。爲其所誤。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嚙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

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餅大角椀。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救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救。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卽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

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其名。嘗夢見數人來追。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頃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入。王問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與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與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尙有命。未合卽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旣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卽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

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兄明日來迎己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於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爲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

令撲已。雖被拖拽。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寸扁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田乾貞。乾貞介冑而立。卽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

薛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秘家。久之。遇疴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瘡。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瘡劫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卽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疴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瘡。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

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未歸。王妝梳向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旣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求見衛護。其入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旣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悅。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

雷火喧薄。遍山澗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鑲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轎車。自山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鬪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卽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

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璫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襲疊，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叙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旣悟，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士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誠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呂誣

呂誣嘗畫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其人勳業甚高，當不爲用。誣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聞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誣。誣時與

妻兄顧況同宿。旣覺，爲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誣，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已未合死，乞爲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潁陽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邨，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

其聲甚厲。俄聞中問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其人抱某上驢背。以一瓶授之。誠云。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然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己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

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蓆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襪。珠翠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嘆四壁大設珍馐。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渠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旣違詩人感悅之讖。

又玷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小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互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賸。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恣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

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貴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階。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有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己自白帝。願謂嶽神。可卽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

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卽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神嶽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廟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斧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

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爲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迴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賢人。死爲明鬼。胡爲宵窳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爲旬闕。何爲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章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沈骸儻得不棄。幽魅有

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涓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計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人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何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恆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

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舉。今爲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爲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卽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王侗

王侗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爲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侗曰。爲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侗。侗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侗別院。誡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侗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侗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侗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旣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卽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卽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侗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

也。侗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旣至家。家人悲泣。侗命開棺。其妻已活。謂侗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忻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尙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綢繆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叙平生。義卽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閉垣。而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迴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宮中出。已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爲冥婚焉。

章栗

韋粟者天寶時爲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至揚州。女向粟欲市一漆背金花鏡。粟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粟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艷。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與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別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留連。色授神許。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舖。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粟船。所云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粟云：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粟夫妻哭云：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櫬邊案上。檢之少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歎。少年云：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爲女設齋。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

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至以後騎載去。入院。歎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逃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憫久之。遂送還家焉。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鬪。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駄。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旣而索駄。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趨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扼。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

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伯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已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卽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餠與壺酒。出定罪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卓裘右袒。卽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餠。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泊日西景。酒

餞將罄。而卓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卓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措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歎牆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

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於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誠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騎出上東門。遙望入邛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尸。而於陰中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於城中。以輓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

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俟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盜。拷掠。卽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恆慟哭。哀感傍隣。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亦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粧炫服。有躡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尙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淒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

張琮

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閣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輓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答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

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勅易棺。輓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鷲。所遇無恩。自丞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脛。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旣斂。庭絕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皆至。霸訶怒云。君等

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禱。霸云。但通物數。無憂不活。率以五束絹爲准。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衆人。唯殺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爲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人通兩疋細馬。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絹畢。指令某官出車。某出騎。某吏等修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使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飲饗。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及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欲盜好馬。宜預爲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夕竟失馬。及明。啟白霸云。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藁林。馬繫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吊慰。朝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踏踞。觀聽聚喧。家人不堪其煩。霸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

汝可設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捲幃。忽見霸頭大如甕。眼赤睛突。瞪視諸客等。客莫不顛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殮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

楊準

唐楊準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爾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戶卑小。婦人爲準設食。每一舉盞。枕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進去之時。閉房門。屍臥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謂準曰。汝爲人子。當應紹續。奈何忽與鬼爲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鬼遂不至。其後準反初服。選爲縣尉。別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搏之。準遇疾而卒。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聘。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洩。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放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谷神。爲設薯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晦味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櫪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異。若觀世音狀。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味。黑復不見人。敖等蚤緣夜半。方至舍耳。

裴微

河東裴微。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靚。洗久之。微問何以獨行。答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微有才思。以艷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微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頃。老婢出門。微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微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微竊見室中甚囂。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溲。廁所持古劍。可以避惡。廁畢。取囊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識微。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尙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

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態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敝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濟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穀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慎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願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苟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卽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於榛

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醪。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

李迥秀

尙書李迥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迥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齋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闔梨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不憚。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云。可方便見將軍。卽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因延升階。叙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闔梨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卽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季友素有至性。乃爲設齋及寫經。唯齋損獨怒。

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邱會宗人述爲令佐時止令廳數日一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爲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聳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詣佐時佐時具說始末云的不活爲求一頓食述爲致盛饌佐時食雉臠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於食案便

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邱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旣行慨歎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爲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會省其姑姑家與女殯同地出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云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粧容色婉麗問云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贊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爲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尙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歎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爲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歎恨竟將女與李子爲冥婚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行式爲西州探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就翫道書。溺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斯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蕭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內得藥糗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心思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素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

遙謂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繫於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竄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暌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脫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脫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許詔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詰旦往棘園候焉。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而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

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徙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

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舍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懼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是鉗耳贊府。卽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劉清真

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駄爲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清真

等復往。又遇一老僧導往五臺。清真等畏其勞苦。五臺寺尚遠。因邀清真等還。蘭若宿。清真等私議。疑老僧是文殊師利菩薩。乃隨僧還。行數里。方至蘭若。殿宇嚴淨。悉懷敬肅。僧爲說法。大啓方便。清真等並發心出家。隨其住持。積二十餘年。僧忽謂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輩必罹其患。宜先爲之防。不爾。則當敗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長跪。僧乃含水遍噴。口誦密法。清真等悉變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動。須臾之間。代州吏卒數十人詣臺。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見荒草及石。乃各罷去。日晚。老僧又來。以水嚙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靈。知遇菩薩。悉競精進。後一月餘。僧云。今復將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遠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閉目。戒云。第一無竊視。敗若大事。但覺至地。卽當開目。若至山中。見大樹。宜共庇之。樹有藥出。亦宜哺之。遂各與藥一丸。云。食此便不復饑。但當思維聖道。爲出世津梁也。言訖。作禮。禮畢。閉目。冉冉上昇。身在虛空。可半日許。足遂至地。開目。見大山林。或遇樵者。問其地號。乃廬山也。行十餘里。見大藤樹。周迴可五六圍。翠陰蔽日。清真

等喜云。大師所言奇樹。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數日後。樹出白菌。鮮麗光澤。恒飄飄而動。衆相謂曰。此卽大師所云靈藥。採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給而先食。盡徒侶莫不愠怒。詬責云。違我大師之教。然業已如是。不能毆擊。久之。忽失所在。仰視在樹杪。安坐。清真等復云。君以吞藥。故能昇高。其人竟不下。經七日。通身生綠毛。忽有鶴翔翔其上。因謂十九人云。我誠負汝。然今已得道。將捨汝。謁帝於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樹。執別。仙者不願。遂乘雲上昇。久久方滅。清真等失藥。因各散還人間。中山張倫親聞清真等說云。然耳。

張李二公

唐開元中有張李二公同志。相與於泰山學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辭而歸。張曰。人各有志。爲官其君志也。何作焉。天寶末。李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之亂。攜其家累。自武關出。而歸襄陽寓居。尋奉使至揚州。途觀張子衣服澤敝。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與同宿。張曰。我主人頗有生計。邀李同去。既至門庭宏壯。儻從璀璨。狀若貴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張戒無言。且爲所笑。

既而極備珍膳。食畢。命諸雜伎女樂五人。悉持本樂。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視之尤切。飲中而凝睇者數四。張問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張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將散。張呼持箏婦。以林擒繫裙帶上。然後使回去。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門。亭館荒穢。扃鑰久閉。至復無有人行蹤。乃詢傍舍。求張三隣人曰。此劉道玄宅也。十餘年無居者。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重求終不見矣。尋還襄陽。試索其妻裙帶上。果得林擒。問其故云。昨夕夢見五六人。追云。是張仙喚搗箏。臨別以林擒繫裙帶上。方知張已得仙矣。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

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恆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勅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躡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